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道經後

敬美書隂符經金碧古文龍虎上經

此經於道藏中最炳赫有名稱凡三十五條一千二百九十字其大要言坎離鉛汞之用與參同契相表裏是

六季以後脩真績文之士所擬譔恐非太上玄真語也家弟懋自覲歸為余書陰符經因更書此合成一卷清燕焚香於團焦中誦之亦不減魔天半偈

乩仙書陰符經

有仙降於孫氏者為余書陰符經一紙甫踰月而復為天台趙廣文書一紙其為余書稱南極惟慈尊者為趙君書則稱上洞敕掌超度事升委植鈞道者顧篆法結搆正同而跋尾復引余相勸勉疑即此一仙道號有二

也趙君用是裝潢成帙而乞余一言之署夫余烏能窺陰符即有言又烏能為趙君益第願趙君去身六賊以見天五賊毋若木之滋火而身受克毋狥在目機而使內觀塞萬化安百骸宅凋三光度億劫其孰能外此三百言耶經後又有回頭歌一章辭若齗齗而所以警趙君者至矣昔釋迦世尊作轉輪王時得魔天半偈尚能成道而況此經與此歌也耶勉旃異心易遷宮中毋忘此老度師也

虛一書太上内觀明道經

虛一子所書第二幀其標題為太上内觀明道經然僅經中第三條内所釋命性心意志智慧魂魄血精榮衛身形質體軀神靈生死道二十三句一百六十一字攷此經在道藏第一百六十傷字函後尚有百十四字今削不録而别録三十八字於後所謂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守道難於第九條内有之然本文有信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與此亦不盡合也傷

字函内七卷皆膚淺剽綴語而此經所釋名義尤紕漏其為杜光庭輩偽撰無疑唯第五卷内外日用經小為切近顱虚一不之書而書此篇又輒用已意增損其後何也獨篆筆精緻遒緊且粉黄金作之所費掠剩力當不少感其誠為識而寘之篋笥云爾虚一事見前

元始上真衆仙記

此記别標為葛洪枕中書而序辭稱於羅浮山夜半静齋忽降一真人授書謂二儀未分溟涬鴻濛狀若雞子

有盤古真人自稱元始天王游於其中凡六刧而忽生太元玉女相與通氣結精還居玉京山宫殿凡一刧而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其後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大帝東王公號元陽父九光玄女號太真西王母太上真人元始天王弟子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其職如世之有司徒丞相耳宅靈真衛名往往與位業圖相出入至所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浮山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

山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周公旦為北帝師屈原為海伯王弼為北海監皆真誥所不載却又有大可笑者洪化去在晉惠中而許暎許穆許玉斧郭景純皆生南渡以後與洪不相及又云二許為真人未有掌領又似未見真誥全文者夫好夸飾而不核古以是作偽書久而始逗露一何幸也道藏若此類多不可盡摘摘其尤著者

仙師書大通經

此經在道藏太玄部人字函僅百四十二言而分為真空文理之妙二篇按太玄部諸經俱云靈寶大道君玉宸宫物第不知所繇授而攷其辭義與陰符黄庭及真誥宅所傳絶不類豈靈仙應化在宋時即頫從宋格耶若乃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如如自然慧照十方則慈嶺之微旨也致静致和則中庸之格言也唯所謂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則似指意為心非吾古先生之所謂妙明本心耳然於理無弗合也曇陽仙師書以授從子駰將

無謂駰猶在方内外間不欲但明一色邊事耳攷經後餘一偈云有法悟無法無脩解有脩包含萬象體不挂一絲頭落語當曹溪下荷澤上師故削之耶抑偶不暇書耶為補志於後

常清靜經

老子所著唯道德五千文見正史而所謂常清靜經者通二章不能二百七十言然不盡見信於吾黨大約謂其文頗淺易往往掇拾經傳之餘與道德若出二手及

稱自葛仙公受之東華君東華君受之金闕後聖以上
遡西母而晉追六朝諸公都不齒及之又道釋之諍起
人主下明詔以道德為真西昇化胡為謫而至於常清
靜亦無及者遂以為後人之傅會然歷考宋季南北登
真如王馬劉丘輩多引其語以證至道而松雪諸君遂
精書而寶傳之吾無所折衷姑乞公瑕書以附道德之
後備一家言而已雖然子思作中庸解之曰庸平常也
南泉禪師亦云平常心是道然則平常語固道也

許真人石函記後

石函記上下卷按此函既為許真君所載而中所搆撰皆不類晉人語葢自張紫陽而後陳泥丸白紫清繼之俱以無礙之辨才發性命之宗㫖一時門弟子模倣為之末宗骪骳之氣可掬乃至所為醉思仙歌亦托之真君大還丹歌則托之吳猛鉛汞歌托之嚴君平龍虎歌托之陰長生破迷正道還丹歌托之鍾離雲房敲爻塲頭坏贈別方處士題王先生庵門贈喬二郎鄂渚二道

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之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之劉海蟾鄙俚冗沓不能脫沿街鼓簡氣如出一口不知長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風鍾呂近體清逸秀勁何嘗不渢渢唐氏本色耶此必陳上陽之流為之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良可恨也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語不妨作摩天偈例取之

坐忘論

楊用脩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為坐馳誤也殆見其名未

熟其語耳子微所謂執心住空還是有所既不合理又反成病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空若任心所起一無所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别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悮耳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此皆從方寸中鍛鍊一番過來故於受病處極懇至乃爾其治心之法則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又云疑則任思悟已則已必其有思思則以智害恬

為子傷本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毀譽善惡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如此下語即吾夫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以異也去曹溪黄蘗亦自不遠以此言忘何云坐馳吾故曰用脩似未熟其語也

靈寶真靈位業圖

靈寶真靈位業圖者華陽陶隱君通明造大槩依約真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為後人傅會書耳而序辭

頗質雅而不快爽類陶筆因手書一通備采覧中有疑
誤者畧拈出之其第一第二天主世所崇奉如元始天
尊玉晨玄皇大道君是已其第三天中位太極金闕帝
君李姓下注壬辰下教太平主者何人也攷第二天右
位首帝晨後聖玄元道君下復主壬辰運當下生則是
此君見居右輔次當補處如觀自在而所謂李姓及玄
元號者非伯陽甫而何然至第四天中位太清太上老
君又寧非伯陽甫也三位之内栢成子高蒲衣支離被

衣王倪齧缺卞隨華封北人子州善卷長桑秦佚接輿伯昏郄間莊列之所寓言者往往皆見而末乃有老聃豈不以莊生所紀有老聃死一條故耶是不知老聃之即為老子且皆寓言也葛玄既列第三左位曰太極左仙公而復見之第五散仙赤松子列第二左位曰左聖左仙公南極南嶽太虛真人而復見之第四散仙召公奭既為第五右位之右保而復見之第七左位其更可笑者呂政為北帝上相曹操為太傅司馬懿為賓友而

周文僅與之同列周武下作部將中間張繡韓遂嚴白虎盜賊之雄公孫度劉封偏方之劇何苗賁兄庾亮召亂皆非令終而並列貴職得非因循真誥之口傳而不加考訂耶攷通明傳所載著書在世者一百六十六卷入山者五十七卷都不載有此終恐後人傳會耳

又

余始意第三天中位李君即伯陽父及得方諸青童王君所撰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云李諱弘元一諱玄水字

子光一字山淵葢地皇之冑以上和七年丙子三月生於北國天剛山李氏家五歲好道二十辭親遠蹈感天帝下敎流光拔㮣授以鬱儀大章大洞真經給以曲晨羽葢飲以徊水玉精貽以素羽玄翮後道成而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太景瓊輿下迎授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昇太清中游太極宫下治十天唐承之年積數有四十六丁亥之間前後在中間鳥獸之世國祈啟竭東西稱霸以扶弱主主有縱横九一之名建號光跡

昌元其後甲申之歲前後種善人除殘民役水交其上兵火繞其下到壬辰之年三月六日聖君下臨兆民矣此語似讖緯又似受記不知上和為赤明龍漢前後與所謂壬辰者今已過耶為未過耶其事不可知若壬辰後聖則非伯陽父明矣王君職為上相又有上保大丹宮南極元君上傳白山宮太素真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蓋李君四輔也一云西城總真即遠遊也真誥有上相青童大君而不言姓王又自有西城王君此以青

童為遠遊悞其文亦似後人筆

三茅真君傳後

關中王今賜紱自白光禄啟常所來攜光禄手刻三茅真君仙傳伏讀之即真仙通鑑所傳而頗加詳者也真君化跡顯在名山紀之真誥與南真石函並炳烺耳目夫復何疑所恨玄門操觚之士不通史學猥加藻飾以召瑕攻竟成蛇足耳不佞請得而畧言之夫所謂百十二字寶號者受之天乎受之人乎受之天不過真誥所

稱而已受之人不過唐宋以後所封而已不應煩雜至此且襲北極文昌之紕漏也秦時封徹侯至少不過蜀應文信及始皇時王賁王離趙亥趙成馮毋擇而已以李斯為丞相尚不得侯而何以有長平侯偃廣信侯熹也戰國有號無謚始皇不立謚何以又有長平恭侯也定録仲君以景帝戊戌生至武帝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中郎正按元年為癸丑仲君僅十五耳是歲雖下郡國舉孝廉不聞舉賢良也西漢官無所謂五官中郎

其以上書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征和二年轉太子太傅按是歲為癸丑戾太子反若在前則與少傅石德及宫臣皆從誅在後則不立太子設太傅也元鳯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是歲為辛丑時不設破胡校尉官保命季君以庚子生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按是歲為癸卯君僅四歲耳又云游梁國為孝王上賓時孝王薨十餘年矣宣帝地節二年自洛陽令轉西城校尉是歲為甲寅君年已七十五然是時

亦無西城校尉官也元帝即位仲君拜執金吾季君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按是歲為初元元年癸酉仲君年九十五季君亦九十三不應尚之官藉令九卿二千石有此壽俊人主必當旌異史必為立傳亦不應寂寂乃爾且九卿年表執金吾為馮奉世無所謂仲君也亦不設五更大夫官大抵事玄者不當以其飾而遂為談守儒者不必惡其飾而遂生謗取理而節可也長夏無事偶書於後以示王令倘可遺光禄小刪之何如

桓真人昇仙記

吾於丁卯秋中避跡弘法寺抽道藏翔字函小帙曰桓真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通葢謂記内所稱西蜀華葢山李桓仙君授覬金丹大藥與飛步隱身諸訣既成而誨之俾從陶隱居為門弟子披髮跣足執鋤為圃十二年吾當舉之上帝詔昇雲天且謂陶有三是有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其二好筭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

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持聲勢親近朝廷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仙創待仙樓造降真館又謂陶雕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神二門言菩提行脩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脩則上帝未見用也覬如言而往果如期上升四非之說故余所甚契及後稍暇讀其全文而鄙之以其沓拖猥雜殊無六朝風氣而徧考諸藏有高道傳云桓法闓守法舒不知何許人事隱居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

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隱居計門人無桓姓推執役者得法闓詰之曰常行默朝之道親朝上帝已九年矣隱居更欲師之法闓辭不許乃懇曰某於求道勤矣而尚淹世者非有過耶幸為訪之法闓駕白鶴而昇三日密降隱居室謂先生陰功著矣而所修本草以䖟蟲水蛭之類為藥利在人害在物以此小淹一紀乃解形當投蓬萊都水監此傳乃道士賈善翔撰進成都李汝成駁之以隱居玄門董狐

豈有異人居門下而不識者又得隱居墨跡南平王所造清隱館即弟子桓法闓所居邵陵王又有隱居化後法闓猶存無先期上升之說而法闓受法高弟其非執役固明甚也據賈高撰傳謂都水監之說為門弟子女真錢所預告者又攷隱居所著冥通記則周太玄從定録趙丞得之南真夫人者都不言法闓也若此上升記絶似唐末宋初人所作其前載李桓命桓闓師隱居語尤誕妄且是時隱居尚存何得稱貞白先生葢不知貞

白爲化後所賜謚也造僞書者賴有逗漏不爾令人頭眩

書張天師傳後

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傅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末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

遥畫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厲
太上固頤指靖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為害至極而假
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深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
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
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
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
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
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

無所謂奇術者而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回而迴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脩而諶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劒符籙雖存而未必一一脩持其脩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真宗

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為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耶真誥雖時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

馬明生陰長生傳後

馬明生陰長生其師弟皆以精誠得道而文彩煥發詩尤是漢晉間上乘語非餘子所可及也

周紫陽傳

紫陽真人周季通事尤偉奇第其一時所遇中嶽須子
玄衍門子趙陀子上衞君沙野先生甯先生淮南子成
張子房李伯陽高丘子陶安君青精先生李子耳趙伯
宣幼陽君司命君墨翟子司馬季主劉子先谷希子王
喬赤松九老仙都君合黎山皇人黄臺萬畢先生九氣
青童小真君龔仲陽之類多傳記所著聞者恐未必不
是理也又所謂中央黄老白元無英三君皆黄庭經内
身中之神而傳以為實且黄庭以晉世下傳而季通為

漢宣時人也夫其傳李通自成耶抑為弟子所撰耶使李通自成之不當泄漏乃爾使出弟子撰豈能一一親證若是竊謂紫陽此傳及黄帝漢武王子登等篇於事非不無而為攻神仙之學所藻飾更使人有蛇足之歎

純陽神化妙通紀

純陽一百八化為道士苗善時編次要多傅會揑合而成者其灼然可信不能十之五也如第二黄粱夢覺乃即盧生遇邯鄲呂翁事而小變之開元中人與文也第

九化謂隱華山稱麻衣道者以理參同點化陳希夷先生按希夷傳稱時與吕公往返而麻衣道者則僧服而相錢希白葢又一真也第三十四化與邵堯夫相質事堯夫生平語無所諱顧絶不及此又所謂吾一念動子便知之吾寂然子茫然此拾南陽國師殘語也且堯夫惟能用加一倍法筭耳亦不能得他心通第三十六化徐神翁處踞坐侵吕惠卿仍作詞喻之攷神翁傳無此事唯曽對人云吕某與某曽一過耳其人稍得第五十

三化垂虹橋題飛梁壓水詞是一寄士擬作第八十四化載推錢車入鏇後又於東平遇之乃一幻術人江湖紀聞記之第九十九化言徽宗幸寶籙宫設醮云云當時有記之者甚詳云林靈素開講上聽之講畢而香爐下忽得一紙云捻土焚香事有因大都宜假不宜真云云然首句不言世上紛紛錬汞銀亦不載道人於上前以泥和成錠用猛火鍛之霞光四出遂成真銀錠錠上一詩如模鑄也第其間却有至語不妨采詭

劉海蟾傳後

海蟾子諱操字德成燕山人十六舉甲科至上相為正陽鍾離真人所度棄而學道初以為耶律時相攷闕

耳所謂舉甲科在唐而拜相則在守光然闕

晉兵至城下其危如累卵何待正陽言之而後悟第不知其時事勢之迫若此守光闕猜忌若此何以能脫身去位出家而史之不載何也得非用事於劉仁恭父子當權寄而非真相也耶醉騎白驢五言一

章佳甚宛有唐人風何遂載其得道後陵轢神廟事尤奇

金蓮正宗記後

金蓮正宗凡七人重陽王真人生十二歳而丹陽馬長真譚生二十九而廣寧郝生三十一而玉陽王生三十六而長生劉生三十七而長春丘生四十八而遇純陽真人得道五十二而與玉蟾和靈陽李同居二公皆有證悟者五十六而化長春丹陽長真五十七而化玉陽

廣寧五十八而化長生明年正月遂解形其後丹陽最先成道諸真亦以次成皆有神奇之跡而長春最晚成復屢失之末而遇蒙古太祖片言投遘勝殘去殺全真之教大行於天下無不知有所謂七真者大抵道家之有重陽猶釋門之有達磨其前皆教典而後乃為宗門長春於道稍平實豈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耶道門既曰性命雙脩王馬二公亦極論養氣而遺身蚤逝又似不及命者長春臨去以脾疾至卧圜側而化後又別無

神奇此所不可解也

玄風慶會録後

長春丘真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所面告者幾三千言畧叙師傅之㫖戒以大怒則傷身大喜則傷神大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為首傍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北人性頗好殺疑其枘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呼為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

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說長春能呪缾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攷譜傳俱不載錄者曰移刺楚材疑移刺或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元至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尚書省此恐誤

又

後考湛然居士西征記頗稱長春之短湛然即楚材別號也此移刺者當别是一楚材

又

丘長春道門之法嗣也其學實得之禪以斥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敎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為宫觀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傳而至所謂孟格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墮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又至色辰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敎屈

矣昔寇天師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僇僧人寇悔而欲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為醫弟子蓄毒以殺人師亦烏得無罪哉

手書鸞大師調氣論畧與張仲慧

余考宣律師所著鸞法師傳云有調氣論著作郎王劭注之而徧訪其本不得後閱道藏延陵先生集服氣經得此一則為踴躍不寐昔人謂獲古奇文奇事如獲珍珠船恐亦亡以喻也此篇似非全書但其辭簡質爾雅

斷非六朝以後人筆而末語四大不調由於二起凡氣節量一任自然足洗搬運採煉之謬我曇陽師示張仲慧云太上無生其次達生其次貴生今此云但能不以生為生乃賢於養生也何後先之妙契乃爾故知世尊得菩薩道時得寂滅為樂一偈窮刼後成佛垂涅槃際為弟子言之不啻語也因書此一紙貽仲慧

書悟真篇三注後

紫陽張平叔作悟真詩歌發明金丹秘旨中間迴互隱

伏雖未易窺測而其大指不過二端曰身中求者身外求者身外之說於楞嚴經十仙所謂交媾堅固而不休息意同不敢遽謂其無而其事甚鄙其機甚危其品甚卑其効甚難薛陸二子之注釋猶顯晦相雜至於上陽子陳致虛者而無餘蘊矣且其辭旨之放浪狂誕滑稽陋褻滅天道傷人理而其罪之尤大者曰侮聖言蓋王法之所不容而地獄之所精俟者也其曰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有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八初弦之氣

也有炁而無質兩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謂一者真一之氣凝為一黍之珠此其本旨也然至引度人經曰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中其侮聖言一也又曰順之則為人逆之則為仙為佛為仙乎猶可而謂佛由此而成至云苦行雪山六年達磨面壁嵩少九年皆此物也然則是二聖人者先採丹於女子而後作此伎倆也夫佛不必論達磨者得道已百餘年謂中州有法器可傳故面壁以示之機而始得二祖今豈所以語達磨其

侮聖言二也佛經云如露亦如電謂一切有為之法幻且速不可持也今以證其功之速而易抑何舛也丈六金身釋迦之化身也今引以喻十六兩何所取也又云馬祖未脩大藥而枯坐求佛是有磨磚之譏然則南嶽讓者誘馬祖而為淫者也其侮聖言三也靈山會龍子戯珠真摩尼寶珠也而引以為女子之鉛是龍女於大衆中市淫於世尊也其侮聖言四也要之道光之罪在行而致虛之罪在言道光之背師致虛之誣佛其揆一

也然而道光有得致虛無得也嗟乎紫陽之旨愈顯而愈晦使天下有以悟真為誤真者則三子哉

白紫清指玄篇

紫清白真人玉蟾師事陳泥丸泥丸之道亦得之於薛紫賢矣而紫清所著辨惑論脩仙三等煉丹三成皆取自身已不假西隣其它如谷神不死玄關顯秘諸篇皆妙合黄庭微旨又何嘗不與悟真相發揮歌辭逸妙往往有辨才無礙機用紫清之仙格所以獨勝也第紫清

六十四歲卦氣已滿而始得道吾儕其庶可兾乎泥丸化跡似不可曉

詩歌之横逸痛快無過於白紫清凡張紫陽陳泥丸之什皆近真其它則不過陳上陽輩依倣而成雖縱横辯博而實少精理乃托之許旌陽羅公遠鍾吕劉海蟾馬自然輩吾誰欺欺天乎又有金丹證道四歌云太上老君作尤可笑也

書金丹四百字後

紫陽之精蘊獨有悟真篇耳後所談禪語其門人尚以為非實録而忽有此四百字者余始得而讀之竊見其精深微妙雖與悟真相表裏而提喚處尤更緊快文字亦雅純無支離隱互之病然尚疑其姹女南園手持土橄欖龍虎交戰洞房雲雨之說或有涉於問隣者尋得其前序讀之所謂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為攢簇五行含眼光凝耳韻調

鼻息緘舌氣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吟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魂在肺四肢不動而魂在脾爲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爲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爲無漏然後知其絕無所謂西隣之說而悟真篇指亦可挽而歸之一身然終不能不小抵牾序尾有因馬自然去講此數語汝其味之尋又

讀白紫清集有謝紫陽書謂昨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諄諭出示寶翰凡四百言字字藥石甘露洗心毛骨洒然又固以知紫陽之所授者紫清也豈紫陽以薛氏之注誤天下而指抉身中之秘救正之耶將無紫清所得泥丸授受之微或獨悟之見懼其說之不信從而托紫陽以神之也馬自然古仙也不為紫陽使者曰馬陽象也曰自然取不矯飾義也疑亦紫清所托諭也夫以紫陽四百字之序辭明晢若此而尚有陳上陽鼓其唇舌

以宣淫誘賄則良可歎已

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寳煉丹

近復觀此書謂張紫陽表奏上帝著此圖論中間幻丹說力闢彼家之妄而歸之身其理頗正功用亦頗近而不能無掇拾跡蓋後之學道者忿薛陳輩之誤注悟真而托紫陽以正之也據序乃提學僉事石淮著而謂遇劉中貴得所藏本至正德甲戌而後出其為贋作可知

宋搨黄庭經

右軍書法琅琅者行體蘭亭小楷黄庭蘭亭本最多然肥瘦疎密種種不能盡合獨黄庭如出一手余所見前後數十本皆然恐是秘閣續帖本廣行人間耳今覩沈同卿純甫所藏獨幽深澹宕其風格姿韻遠出諸本之上豈秘閣之前别有一佳本耶抑太清樓翻刻之最初搨耶純甫素工八法能日臨一過不患不作飛天仙人也

程孟孺黄庭經

余前後見宋搨黄庭凡數十本此其最精老杜題畫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唯此足以當之或謂是秘閣中續帖一紙余不以為然人間十七帖大勝淳化天上也陸子淵學士詩云山中亦有閒功業搨得黄庭上白麻異日與東圃共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學淮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道經後

書真仙通鑑後

麻姑壇祠記顏魯公所撰而趙道一倚之撰蔡經傳第其中所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又說接

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及姑取米擲地變為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然則方平之得道當在盤古氏以前而及其作方平傳云東漢之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孝桓帝時主太尉陳耽家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則方平之再過蔡經家百餘年事耳度其終始不過二百歲許人而何以老於麻姑又云滄海三變為桑田也豈方平閒於東漢時一出耶或别有一方平耶或過蔡經家

事有之而傳方平者耳傳其名姓而不嘗見其文耶前傳言鎮青城山九仙寶室天而後云鎮崑崙亦自相牴牾

車子侯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武帝思之為作歌云云按此即奉車子侯也奉車子侯霍去病之子也帝使從封禪太山一夕而死帝思而歌之又語其家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桓氏新論則帝出聖才有朕兆子侯則没印

故畏惡殺之今因其語似為仙去又不識去病子而謂之車子侯尤可笑也

太極真人杜沖以周昭王二十七年聞文始尹先生登真乃靈宅棲玄學道康王特賜金百鎰完葺本第賜號曰樓觀聞老子在周為藏史孔子猶及聞禮後始西度函谷尹先生挽之為草五千言今云昭王十七年尹先生得道一誤也康王者昭王之祖也今云賜金百鎰完葺本第二誤也恐係傅會不可信又云周穆王好尚黄

老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尤可笑彼謂穆王時有老君觀耶又杜沖真以昭王二十七年始學道道成而宗年二十受業焉年一百五十餘歲至厲王十三年而上昇彼謂昭王去厲王時有百七八十歲耶楚康王事尤誕王翦滅楚已虜其王負芻矣何得復有康王

周義山傳是一博暢才人文字然歷引所見諸仙真皆傳記紀載無一創聞至所謂黄老無英白元君則又黄

庭經傳世以後語今云是漢宣元時人得道恐未可信
費長房以失符為鬼所殺華佗以忤期為曹瞞所誅此
方術人也而列之仙可乎長房之得符自壺公見范曄
漢書甚詳丹臺録云壺公姓謝名元一恐附會語劉寛
不聞其有仙道特真誥載之
路大安傳尤為不經據大安以順帝漢安元年壬午生
至惠帝永康二年辛酉當為壽一百八十年矣而是時
王戎僅七十耳乃謂大安為甥而戎為舅其鹵莽一至

此且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反自爲相國明年正月廢帝於金墉城四月反正改元永寧是永康無二年也惠帝不辨菽麥人也一年之内見廢於趙王倫復辟之後齊王冏專政帝食息不自制而何以能召大安驅禳厲疫所謂上真授記年與名同可以沖天遂以大安元年白日上昇然年號實太安非大安也此類殊不一聊辨而志之

據真誥陶隱居所紀許黄民原無得道不當列之仙傳

也胡長仙事甚奇幻俶儻第在中宗武后朝當遠出葉靜能張果上而史於方術不載又太平廣記搜剔不遺餘力於葉法善羅公遠輩紀載甚詳而獨不及長仙何也得非有所增飾耶

許眞君除殄妖蛟及拔宅飛昇甚幻奇俶儻足以竦動凡俗照耀一世今遺跡尚存讖記都在獨晉史搜羅神恠不減虞初傍及義雲而乃遺敬之一不可曉也郭景純之抗王處仲於行刑人及鵲巢樹亦載之而顧絶眞

君化鵠之跡二不可曉也真君所居既非深僻壽至百三十六歲白日沖舉家屬門故何止百人而有司都不舉聞三不可曉也真誥楊許所載晉室諸賢迨盡豈有長史係真君從弟而了不之齒四不可曉也陶隱居徧訪仙跡若渴若狂而於真君事獨杳然五不可曉也今者龍沙高過豫章城地仙之事當有驗者而先師曇陽子詩所謂五陵敘主世多不能悉而注真君傳者以東門之鎮為宛陵南門之鎮為浩陵西門之鎮為鵲陵北

門之鎮為涪陵中門之鎮為泰陵以實其分野太遠而名亦創新未知其是否

王子年能預知苻堅南伐之必敗而不能守能預知姚萇之子無畧得苻登而不能知身之見殺於萇手此大謬也豈釋氏所謂還債耶將無以述讖緯談休咎為真宰所罪耶正史不言兵解恐傳者增飾之其所著拾遺記十卷蓋不待畢而知其詭於道也

項曼都者誕士也與昔所傳古强蔡京之流相表裏其

曰斥仙人者人而指目之耳而以為真仙何無識也徐啟玄為王大夫治女金英事恠甚不可言而又渉無謂得非啟玄者欲竊其女故為障眼隱形之術譸張以攝之耶

蕭子雲據南史以侯景之亂避地闕而卒

今云還蕭山再徙居清虚館遇神人降言館之東北有都水坑水自東注可以徙居蕭又徙家寓焉歷二紀餘一旦上帝賜玉册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

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吾不敢以為的然夫子雲名卿大夫也清虛館在蕭山之近隅非若地肺桃源之深阻也其家八十二口又非一人也何以居二紀而不致人主之傍求族黨之踪跡其卒之地與歲史無異書者何也且書家者流必舉子雲以為口實寧有遷化之奇彰彰如是而一不之及意或羽客之棲止清虛者㑹張杜曇永之仙跡而牽引子雲以為重耳

吳道子畫蹟雖神奇然是一工師耳正史野史載其出

處甚詳且明未有以為仙者而今云得神仙術周游人間玄宗聞而詔入宫庭有粉牆數尋俾畫山水道子請用墨漿一缶潑於壁以幕覆之俄頃請上臨視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道子徐步指點巖下一小洞叩之忽開一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有佳致臣請入為陛下先遂躍而入俄頃門閉守城卒曰道子出矣上再往視所畫處乃瑩壁無復山水何齊東野人誕謾無稽一至此也是不知吳道子之供奉明皇最久

畫蹟滿宫禁及長安寺宇也可鄙可笑一至此
許栖巖事不可知而所稱對太乙元君引黄庭老莊三
語云但思一部壽無窮真人之息以踵其精甚真却似
有解悟後令道士算劈太華何神立海橋何鬼又是竊
語大約此文唐人傳奇如嵩岳嫁女南溟夫人之類
劉忠州晏所遇王十八事見太平廣記其文典其事亦
𣪍但以所好如此所遇復如此而位宰相領鹽鐵不思
轉首而取竄僇利令智昏其斯之謂歟

嵇叔夜傳謂舜聽倿臣言而殺伶倫八人又云晉文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宫人康不肯從帝殺康於市又一齊東野人矣

司空在南北朝為三公齊明帝之世寧有司空張岊耶東昏嗣位日尋殺僇豈有容司空解官令百僚餞送事耶大抵多宋徽時縁飾以乞恩澤者種種皆此類也

玄真子隱淪之無累者也幾於道矣然所謂鋪席水上安坐飲酒來往若飛與顔魯公作别揮手上升則正史

稗官與吳興掌故俱無之可謂畫蛇之足矣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既以太極紫微左仙卿謫降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絕耶

明皇月夜事一於西涼州觀燈兩游月宮而其所奉引之人曰葉法善曰羅公遠曰申元之蓋一事一人而所傳聞異辭耳然恐亦誣罔不足信也申元之張雲容事別有傳奇甚詳

鄭遨跡極奇然是隱逸之有至趣者也非仙也歐陽子

五代史何以遺之

譚紫霄在五代時已識得莊列之旨與釋氏合豈不開士哉辭榮謝施百五十而恬然以解賢於杜光庭遠矣

黄損仕南漢時為尚書僕射忽遁去三十二歲而歸題詩竟去亦奇矣然此詩所云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凡四句皆見賀季真集恐好事者妄傳之耳

崔偉事誕幻不足信㕨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見酉陽雜俎然已於舒虛寂傳見之而又皆程天師乾祐

弟子疑必有一誤

李昇傳與元白飲有絶句所謂誰能無路趣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者鍾離雲房傳亦有之謂為呂先生作當以昇傳為是

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尚未生

賀員外傳謂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之啗松脂年八十上下水如飛數從水部東游

過維縣元祐初來見蘇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絶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無有見者攷子瞻集有之詩甚佳子由亦有贈然其時有識者云仝妄人也元無識賀員外得詩竟去誇於人遂絶不見子瞻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三先生皆不能斷九重還往覺陶公微涉有意余素好博綜負才鬼之慕則陶公我師

晚來殊厭射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上貧子歸借希夷一枕傳五龍睡法耳

水丘子語不多而煞有至理當是得道者

王筌傳始遇一婦人乳長於臍闕曰吾蕭三娘也按西京雜記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朔知之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為下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子房諸人乃以丹藥

瘵饑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也灼然之事吾所服膺

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口而無它奇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記之傳言靈素本名靈噩靈素者宣和所賜名也其所稱以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偉史云靈素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之又云與

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姦黨碑因與虛靜各俛首致敬上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皇恐乞出而已靈噩居通真宫密室人所不能入京探知其有黄龍帳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為僭妄而疏論之上即與京掩入其室則明窓淨几別無一物京乃伏罪而至云即時致西王母降於其室則又誕也史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自太子致但請

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疏云臣初奉上帝命為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道賛忠賢今蔡京鬼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之兵衛國事不脩奢華太甚切忌丙午丁未北兵長驅流血萬里兩宮天眷不能保守因乞骸骨歸鄉降詔不允至冬仝臺攻之靈素即日封閉賜物擕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宮於温州居之明年八月朔擕奏疏托温守上於朝授弟子張如晦偈而化去先於郭外相墓令於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

色氣不候葢土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沖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户實封三千户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聖即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雷雹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醮致

謝封為通真達靈真人據此傳稱為尚書左僕射趙鼎
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實封云云不知
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皇甫坦即嘗為淳熙定光宗后者淳熙晚見閻椒風過之
至死所謂皇甫誤我即此人也此公故有道術然傳不過據
碑誌訣墓之辭耳陸務觀西游録嘗過其居殊有軒輕語
姚平仲朱仙事大有紀之者絶類鍾離雲房若此夜功
成即不終褁馬革亦當於通侯甲第五慾甕中淹殺

蘇養直事蓋别有紀之者非趙所張飾第嘗見一小說忘其名云蘇晚年病殆得丹藥以起與洪慶善云云後竟以老病終亦無所為元日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馳而立化事也養直少有文行眉山長公嘗為作研銘太陽太陰女凡諸仙此稍晦其辭耳列仙傳記之蓋容成素女之術也如楞嚴經所稱堅固而不休息者天地間自有此理亦自有此事第不可為訓耳

鈎弋夫人奇女也為武帝所識孕十四月而產昭帝燕

齊方伎之餘士尚好言之若以為仙則夢囈耳

傳以麻姑為王方平妹尤可笑此事惟顔魯公所撰壇記一見之何嘗有兄弟語

紫素元君傳所載任生事疑即傳奇所稱封生也韓太華為韓安國妹貳師將軍之婦得道在易遷宮中若貳師婦則以巫蠱僇矣意化不在事後耶安國老死者三十年而貳師始貴當是最稚妹耳

王進賢傳尚書令行之小女為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

曜掠得之渡孟津欲亂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而羌夷小醜敢干我乎即投河死其婢田六出亦不屈投河死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得度居華陽易遷宫真誥記之甚詳按本傳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劒抗詈而死其死節同特死水死刃小異耳惠風以抗劉曜得死而父衍以勸石勒即位亦得死死等耳不有愧其女乎

徐仙姑傳僕射之才女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獨

游江湖間寓止寺院有惡少數輩欲以刃制而辱之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兕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卧遽徹燭焉衆大喜欲趨之忽皆僵坐口不能言明日姑徐理策出山久之乃解姑往來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所至神明畏敬亡敢以非意干者愚謂毋論姑得仙道即之才有女能如此真所謂淤泥中蓮花也第不知少時何以過活花姑為女道士黃靈微也行止亦相類

李騰空乃李林甫女人以為疑不知林甫亦謫仙也而況其女乎大抵宰官貴臣多夙生有來歷者要在籍失之耳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陳上陽者名致虛元人也道家書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氣神援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采而至鼎器一章所謂偃月爐者必取之女子之身中則謬矣吾獨怪

其妄引儒釋狎侮聖言以為其罪不減調達善星於悟眞篇後已詳言之邇來江陵宜黄尚遭毒手不知二大夫下泥犂阿鼻時亦與此老革相見否

李素庵中和集

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爽有味其於一切内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黄庭參同悟眞之類皆指以為傍門小道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啟法融南嶽醒大寂語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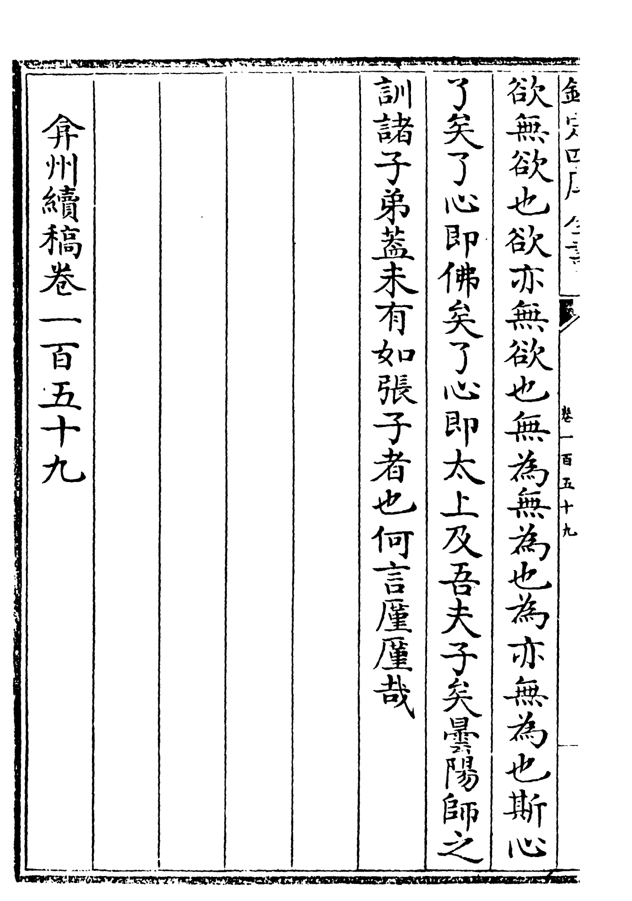
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度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邇者亦自強力飲噉兼人傍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眉山公所謂啖猪肉者也李先生所謂啖龍肉美者也

書諸真玄奥集成指玄篇第六卷後

此卷所論金液還丹最為詳切其引喻亦甚當而不涉彼家話紫陽之諍臣紫賢上陽之司敗也

我曇陽師將化之夕以十六字授張厚德而志之曰絶

筆也張子裝為卷虛左以示世貞曰惟是先師之命所以詔不穀而覽者稱釐釐焉則子以為奚若世貞乃拜手曰道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子有心而子自了之曰子而由人乎哉抑鼻祖之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云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無欲也無為也三聖之道道之管也雖然欲不可作麄觀也為不可作外觀也凡境接而中有愛皆欲也凡履境而中有動皆為也靜而湛然廓然動而不失所以湛然廓然是故無



欲無欲也欲亦無欲也無為無為也為亦無為也斯心了矣了心即佛矣了心即太上及吾夫子矣曇陽師之訓諸子弟葢未有如張子者也何言厘厘哉

弇州續稿卷一百五十九